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八

崇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崇九

宋朝奉節當度支鼻部老舊賢校理賜緋魚袋借執戶張君房集進

道教靈驗記

尊像見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
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
至就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
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
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

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
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左
手執手鑪右手炷香於煙上冠中有鳥如鴛
鴦形足下方頭履履下蓮花花後荷葉上有
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青龍

崇九

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
光焰如太一天尊眉髯鬚髮細於圖畫自外
繞身有雲葉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
花如盖以廕其身長史張敬忠具以上聞勅
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輿好好

立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
訖令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
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宮
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抗論云
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
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
維摩詰中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
士使於東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
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
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遠約十

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
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
人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
收像柱於大內其後榻寫絹本宣賜諸道及
宰臣焉

崇九

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二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
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
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
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却沉隱不見

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縣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

鐵像
附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

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
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
製有村人无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
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燒香告以
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

崇九

三

因睡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
金乃金薄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為官中
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
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
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

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
低俯向前傳云今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
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
朝濛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
有兩處洞門及盧照璘碑近無道士住持為
僧徒所奪為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唯
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
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
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
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

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
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
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
有火焰高三五丈其聲如雷灑迤屬天迸
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
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竒妙四方禱請
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
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

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官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廊下列曹吏鞠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

崇九

四

狡蠹朋黨姦惡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但具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為善矣其邑中失走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
機響吞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
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
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
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
捕姦爾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
荆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衣星叢刺肉
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
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

俾抗敵皆獸頭人身辯蛇臂蛇之士或四口
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
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
殿非常目所覩頗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
一无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
崇九
所見不同或荅曰此太一天尊宮爾過此方
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
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
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
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

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
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
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
中顧眄四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
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
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
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
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
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火焰鋒
鏗外射如千萬槍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

騫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
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
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
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
一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
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
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
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
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
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

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
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
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罨掛衣線紫縷及
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
年而終

崇九

李邵畫太一天尊驗

六

李邵者為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
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
陀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
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歛衽而至問其故

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遂
巡即回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
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
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沒之事
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
云來矣顏色慘悴語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
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忽遽避之小玉即
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
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
即佛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叉立於

鑊前以义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
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义挑其骨排於庭
中張盖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
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
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
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
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
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盡太一天尊一身便
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
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

之像殿上有古本剝落厚以金帛召工畫之
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
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
其所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
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
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
待矣

楊師謨修觀享壽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
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

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
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刻
薙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裏門邃宇壯
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
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
師謨累典符竹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
九十焉

大中
年

呂細修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
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

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
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
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
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加修
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
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
或自鳴夜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
焉

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洲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

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
可及日月角隆起身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
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
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
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几而坐帳
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
宗皇帝常夢為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
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
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
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

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
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觀所驗部仗人
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老
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
度支別給廨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崇九

九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
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
如煙衆人瞻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攘求訪
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

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
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
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為聖容
埧亦是玉女埧金沙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
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
裕責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
祠廟无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
林之上見有異氣披榛徑往果有嵌竇懸泉

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竒文自然老
君之狀前有玉童裋袖捧爐雙髻高竦後有
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
為請雨還未及州甘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
告足乃翦薙蕪翳創為齋宮立碑以紀其事
於懸泉之下堰為方塘引水注為流杯小池
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京光
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
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為客
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
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為
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辯博聰
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
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踈之。必謂其不肖也。
崇九
唯使宅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
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
之乎。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願山丈教之處
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

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
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
社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
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
存爾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
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
士辭楊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
固俄而楊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
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為內樞密
成為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

照堦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
處士之說因臨堦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
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
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為慰喜自是成
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禍亂
崇九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十一數年聖德如
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嚴奉老君像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
贍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

頓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
香之位應感之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
大駕西幸湘捷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
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
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
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
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
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
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群
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

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
扃人無敢犯或問群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
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
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唯恐不
得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若前
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
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
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有小舍一二十間
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
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

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瑩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
縣市中有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聚集
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

崇九

十二

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浙徐泗之軍以討
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
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
鑰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鑰小童一人
在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

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
藝或逆徒所據或家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
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扁鐻如常籬
垣完備及開鐻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
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
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飡
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
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
門時香煙未歇問其鬪戰火燭鄰里焚燒焉
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鄰灼藝

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獨在非
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
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
莫知所之只領此童而去

姚鵠修老君殿驗

卷九

十三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
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
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
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
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

歌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
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
之兆示坤珍啓迪之符惟此休徵實為上瑞
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
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
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丈餘所有土如堊可
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
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粲然眸容伊穆月玄
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
野洎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竒光煒燦似

間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為休瑞昔桐栢初構
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
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
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鬧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鬧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懃不
怠鬧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
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
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
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

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共

崇九

十四



